



栽在地边的蔷薇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23.1.7
1221
3

栽在地边的蔷薇

23.1.7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240485



装帧设计：贾 禹

封面题签：观 澜

裁在地边的蔷薇

阜阳文联筹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阜阳印刷总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875 字数：230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73·32 定价：1.46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栽在地边的蔷薇》是一部充满淮北平原乡土芬芳的短篇小说集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。作者们各以深沉、明快、粗犷、细腻、纯朴、犀利、诙谐的文笔，勾勒出纷呈的社会画面，成功地塑造了可亲、可敬、可爱、可叹、可笑、可恨的人物群像，展现出当代人民的精神风貌。

目 录

希望——序《栽在地边的蔷薇》	苏 中
栽在地边的蔷薇	王夫臣 (1)
天上和水里的月亮	张 宇 (9)
等待	薛贤荣 陈守富 (20)
爷儿俩	朱凌霄 (32)
迟到的眼泪	吴兆洛 (36)
走向绿草地	李亚南 (41)
收获前的几天	赵丽华 (57)
卖梨	李 泉 (67)
夜归	童 志 (83)
笼中一只黄鹂儿	陈焕新 (94)
小巷，飘着一首古老的歌	雪 涅 (104)
茫	苗秀侠 (122)
柳枝依依	李 利 (128)
烦扰	方乃秀 (140)
她家住在小河旁	许春耘 (151)
灯主娜姣姣	江多晨 (163)
鹌鹑宴	王自治 (180)
榆树院轶事	张少中 (192)
饭市新闻	孙守印 (208)

知县街上	徐 琪 (219)
“蹩脚娘们”	陈焕新 (234)
鲤鱼跳龙门	潘永德 (254)
风萧萧	葛道之 (260)
镜子里的姑娘	芦 干 (277)
病历	许春耘 (290)
赵懒王发愤	吴兆洛 (305)
蛮蛮与兰兰	崔 波 (318)
小道三站	徐存英 (323)
柳笛	潘永德 (330)

栽在地边的蔷薇

王夫臣

颍河湾里的庄稼人有个世传的习惯：家家户户都爱栽蔷薇，屋前篱下，沟塘边沿，甚至连庄稼地的地边上，都栽满了蔷薇。

春天一到，蜷曲了一冬的麦苗挺着劲往上长，这地边的蔷薇花也迎着春色，成团儿开放。那绿如翡翠的麦海中，好似一串散了玛瑙、镶了碧玉簪、缀了黄金钗，惹来好一阵蝶乱蜂忙。

庄稼人在地边上栽它几株蔷薇，并非为了观赏，也许他们还没有这么多的闲情逸致。这蔷薇浑身是刺，栽在地边，牛不吃、猪不拱、人不拔。作为户与户之间土地交界的标志，它无声地为乡民之间的土地纷争作了无数次公正的裁决。在地边栽蔷薇的习俗，从古老的年代一直传到有史可查的二十世纪中叶，却忽然销声匿迹了。那是因为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，大集体代替了小生产，蔷薇也好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历史上本来已经消失的事情了，往往还会再次出现。可不是吗，就拿在地边上栽蔷薇这件事来说，近来在颍河湾又冒了出来。

大清早，唐盼财手提水桶，披着细纱般的薄雾，出现在田头的小路上。

三十出头的盼财，看上去真不出众：乱蓬蓬的头发，黑黝黝的脸膛，烂玉米粒儿一般的牙齿，淡淡的弯眉，浑浊无光的眼珠，纯是一副传统的农民装束……但颍河湾的人又谁都承认：唐盼财虽憨，却不缺心眼儿，有时办起事来，说不准还高人一等呢。

唐盼财来到一块麦地边，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东瞧瞧，西比比，伸手捏了捏正在打苞的麦穗，又几大步走到一株冬天刚栽的蔷薇跟前，双手朝后一背，迈开量尺似的步子，向麦地的纵深处跨去。到了地尽头，又用同样的姿势横跨了一段，然后站住，一只手的指头慢慢敲着另一只手的指头，嘴唇似动非动，扳算了老半天，翕动的嘴角闪出了一丝笑意。

盼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拎起水桶，到水塘里舀了桶发黑的泥浆水，在蔷薇根旁轻轻刨了个小坑，细细地浇了个透。浇好了蔷薇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搓揉着手上的泥，两眼出神地看着面前的麦地，心中暗暗盘算起来：六亩小麦，同刚才自己用步丈量的数字一点不差。腊月追的化肥早已使上了劲，亩产六百斤稳拿。六六三千六，除了该打发的五百斤，全年的口粮一季解决。比起前些年，够五年的细粮还多哩。这不才开个头吗？要再过上几年……乖乖！该不是在做梦吧？

是的，唐盼财昨夜里就做了一个梦：穿着新衣的孩子捧着白馒头欢蹦乱跳着，孩子妈坐在新瓦房里飞快地踩着缝纫机，自己推着崭新的自行车从外走来，看着女人嘻嘻地笑，……

唐盼财想到这里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

昨儿晚上，老婆搂着吃奶的孩子坐在炕沿，对他说：

“孩子他爹，你说，咱午季多卖些余粮好不好？”

盼财手中正编着粪筐，抬头看了女人一眼，问道：“啥用场呢？”

老婆轻轻地说：“俺自从进你家的门，不知啥叫赶集上店，更别提逛城了，就连孩子姥姥家一年也去不了一趟，咋说哩，还不是咱穷么。俺想，等午季咱多卖些余粮，也买它辆自行车，你骑上带着俺，去城里逛一逛。俺长这么大也没照过像，俺俩也照一张合影的。”

女人说完看着他，等待着丈夫的回答。盼财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老婆这样动情。他点了点头，不禁站起身来走上前去亲了亲正在吃奶的孩子，又把嘴贴在女人的腮帮子上“吱”了一下。

“盼财，坐在这里呆想啥啊？”

盼财扭头一看，心里“格登”一沉，随即又强装着干笑了笑，说：“没想啥哩，你早啊，大叔。”

“嘿！还没你小子早，大清早就下地了。”

来者五十多岁，黑里透红的脸膛，花白的络腮胡子，几根特有的长眉毛下深藏二目，目中透出一种阴阳莫测的神情。走起路来蹬蹬响，话随人到，这人就是颍河湾的党支部书记唐金保。

唐金保乐呵呵地来到盼财面前，拍了拍盼财的肩膀：“乖乖，怪不得人家都夸咱盼财小子勤快，这么早就下地干啥呀？”

盼财又干笑了笑，说：“看看庄稼。”

“好啊，咱们的庄稼今年是好啊，盼财，这下你的力气可有处使了，好好干几年，把家里也搞富实些，啊！”支书

依然是乐呵呵地笑着。

笑声缓和了气氛，唐盼财比刚才自然了许多，他笑着说：“大叔，你说得对哩，昨天晚上你侄媳妇还跟我唠叨，打算午季多卖些余粮哩！”

“对哟，丰收了不能忘记党和国家嘛！目前，咱们国家还有困难，多卖一点粮食给国家，也是咱贫农的本分嘛！哎，这是干什么？……”支书正说得有劲，忽然发现了前面的蔷薇，伸脚点了点，不解地问。

听见支书问，盼财得意地眉毛一扬：“俺嫌木橛儿容易动，又不能长久，这东西泼皮，栽上就能扎根。这是俺‘九’里栽的，今几个再给它浇次泥浆水，用不多久就开花了。”

“？”唐金保长眉毛抖几抖，抖出几个疑问号，但是并没有吭声，盼财眉飞色舞地讲下去：“大叔，俺这样想，眼前这样一包，得些年不会变，常言说：‘老婆孩子不让人，田地边子不让人。’虽说是包产地，以后也别为了地边子生闲气。”

唐盼财一时间好象成了恢复世俗习惯的带头人，大有想赢得支书表扬一番的意思。

“好个盼财，难怪人说你相憨心刁呢。”

盼财心里正美滋滋的，忽然听到支书的口气有些不对，心中纳了闷儿，慌忙解释道：“大叔，咱颍河湾人老几辈不都是栽蔷薇吗？一次可省一个埂，一个埂就是几垄麦，几垄麦又可以收多少？有啥不好的呢？”

唐金保一愣神，迟疑了一下说：“其实嘛，栽一株蔷薇也不会惊官动府，可你小子年轻，哪里知道这蔷薇背后的文章。这玩艺儿在旧社会才作为地界，人民公社化时，全都用

‘东方红—75’给犁掉了。一九六二年那阵子搞‘责任田’，有不少人嚷嚷着还要裁，有的真的裁了，结果，不又都给挖掉了？这，这东西是单干的标志呀！你小子想单干？”

盼财一听说自己想单干，又气又屈、又惊又怕，急得把胸脯一拍：“大叔，俺盼财要想单干，就算是龟孙。这样包下去别变就行了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压根儿俺也没想走那条路哇！俺人老十八辈儿的贫农，还能不知道走社会主义这条道好？！”

支书半天没言语，耳边回转着盼财那断断续续的话：
“……贫农……社会主义……”

说起唐金保，他不仅是正儿八经的贫农，而且还是当年“分田分地真忙”的积极分子呐。后来，他操管着颍河湾的大权，经历过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年代，度过了“史无前例”的那些日子，虽没有高升，可也属“不倒”。去年，忽然刮起一股风，大伙儿一闹哄，一下子把土地全部包了个精光。土地一承包，唐金保总感到自己说话没有过去那么“灵”了，自家的包产田也得自己动手干。这倒算不得什么，按劳分配嘛！自己是个党员，还能不懂那应该做到的几条吗！可是有一条，包产到户，究竟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，还把握不准。但大势所趋，不搞不行，就人家咋干咱咋罢，大不了再来个‘分久必合’。可今天竟出现了栽蔷薇作地界的事，这不是和五四年、六二年一个样儿了吗？这蔷薇虽不是毒草，还开着鲜艳的花，可它毕竟是区分集体和单干的一个记号啊！咋能看着盼财往单干的路上走？咋能让他在颍河湾带这个头？还是要及时地训他几句啊！

想到此，支部书记冷冷地说：“告诉你盼财吧，眼前这

样搞法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权宜之计你懂吗？想你不会懂。就是说，头些年叫‘四人帮’害苦了，太穷了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搞几天责任制叫你们喘口气，休养生息一下。休养生息你又不懂，所以说你们这些人，天天不学习又不看报的，只知道老婆孩子，哪懂一点国家大事呢。社会主义朝共产主义过渡，就好比跑步一样，现在跑累了，需要休息休息，等休息好了，还要继续跑。等我们都能吃饱后，还要……”唐金保思索一下，“还要变过来。”

“啊？……那？……”

盼财心中猛地一紧，真象在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般，他怔怔地看着这位颍河湾的命运之神，俨如一尊风蚀了的泥雕。立时，他那刚刚幻想的美景，象颗弱小的流星，仿佛只一闪就要消失了。忽然，那渺茫的脑海里一亮，不，决不会的，是党说的算，不是他唐金保说的算。前天广播电台不是还说嘛，只要群众乐意，能包到啥时就包到啥时。

此时，盼财也冷冷地说：“管他啥时候变，反正包一天俺就负一天责。这蔷薇，等啥时变了我就啥时挖，保证连一根毛须儿都不留。”说毕，他拎起水桶就要走。

居然没有说服对方！对方居然还有爱理不理的味道！唐金保真生气了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可以，中央的事我管不了，可在颍河湾还是我说了算。这蔷薇，你必须拔掉！”

“什么？拔掉？”

盼财看一眼支部书记，讥诮地笑了笑回答道：“大叔，不，书记，拔掉这株小小的蔷薇就算是社会主义了，你那年一口气砍了八亩苹果园子，该算是共产主义喽？”

书记只觉得脸上一阵躁热，砍苹果树不就是那年“割尾

巴”时的事吗？那阵子全国都在割，咱还能留着？当时如果不砍，自己的书记就保不住，说不定还要挨批。这是哪年的皇历了，你小子竟揭我的疮疤来了，他气哼哼地说：“我今天不和你罗嗦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你给我拔掉！”

唐金保这一句话，如果搁在前几年出口，盼财一听见，定会“立竿见影”的。那时，队干部叫干啥就干啥，他对唐金保更是毕恭毕敬。人都说盼财长就的外表慈心里刁，一点儿也不假，驯驯服服的听干部们使唤，为的是多派些美差，工分上高抬贵手。而今，对唐盼财来说，还怕啥呢？国家和集体下多少任务，咱不少一粒还要超额，犯法的事咱不做，犯病的东西咱不吃，三条路咱走正中那一条，你再施威风，咱还怕你个球！

唐盼财把水桶“冬”地一声摔在地上，倔强地说：“我不拔，又怎样？”

“又怎样？”支书打了个冷颤，这会是盼财的口气吗？连你盼财也敢这样？哼！早看你盼财不是好东西，过去，你点头哈腰，咱可从没亏待你呀！打从去年，忽然变了样，人家闹着包产到户，你小子也跟着乱搅和，还随口说些风凉话。我堂堂的书记，管着两三千人、几千亩地，若论范围，听说比那小国的国王还大哩！今天不给你盼财一点颜色看看，马上连颍河湾的三岁孩子也会指到我的鼻尖上来了。他大喝一声：“你真不拔？！”

“不拔。”唐盼财依然是不软不硬的口气。

此时的唐金保，狂如一头发疯了犊的犊牛，大吼一声：“我来拔！！！”只见他“蹭”的一步跨到蔷薇前，伸出双手，猛一用力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一屁股跌坐在地

上，……

这一连串的举动，简直是比较玩魔术还要快，当盼财明白过来时，只见唐金保甩着冒血的双手，嘴里还一个劲地“哼哟”着。

盼财又瞅一眼那株蔷薇，丝毫没有损伤，它已长出了嫩绿的叶儿、淡紫色的刺和米粒似的芽苞，在晨风中轻轻摇曳着。

盼财急忙走过去，用力把唐金保扶了起来，掸尽他身上的泥土，又用自己的衣襟擦着支书手上的血，心疼地唠叨着：“唉！大叔，多精明的人哪，一时怎么也糊涂起来了，这蔷薇虽是刚栽不久，可它满身是刺呀！你老用手去拔，能不扎手吗？……”

天上和水里的月亮

张 宇

水，静静的，湖里那半个月亮默默的，一道流星划过天际——湖水于是轻轻地荡，那月牙儿便随着悄无声息地摇。一阵儿浮云飘过，月亮就浸融进深深的、滑得象深蓝色缎子般的水里，剩下一汪清辉，满湖淡泊柔和的月光，岸上的柳叶儿在“苏苏”的响……

月儿把头埋进枕头里，披散的黑发透出一种便宜的洗发粉味儿……她睡不着，她感到夜太长……灯罩是绿的，柔和的灯泡照在里面，象一块深绿的凝脂，象一块暗绿的软玉。在这夜里，绿在缓缓地滑动，绿在悄悄地渗润。月儿却感到口干，她渴望那绿顺着灯罩边淌下来，象绿风或绿雨……这是她和他结婚之时买的，她和他冒着寒风，踏着积雪到商店去，共同看中了这个价值不贵的灯罩，当售货员笑吟吟地把灯罩放到他们两人的手里时，他俩高兴得脸通红，象孩子似地惊呼：“多么漂亮！”

离婚的时候，月儿冷静地说：“就把那个灯罩留下来吧！”那绿……他总是爱的！他不敢看她，和另一个她走出了这房间。另一个她是那样的年轻、动人。也真是的，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“月”字，他叫她娟月，叫得小心翼翼，远不如叫月儿那般随便……

他和娟月拥着大箱小箱走了，娟月拉着一个有轮的大红格子箱走得飞快，他跟在后边儿，却有些蹒跚。他们的新房在花园口那栋高楼里，在第十层，那么高，看一眼也头晕，他竟然能一天几次地向上爬。他的脚有伤，能不疼吗？

月儿二十五岁从农村考上大学，她含着微笑向过去的十年告别，并感谢十年风雨给予她的启迪。走的时候，她甚至恋恋不舍……乡村的院落里长满了一丛丛绿生生、肥嘟嘟的野草，满院透出一股沁心的清气，一年四季都会长出许多细抖抖、鲜嫩嫩的小黄花朵。面对它们，她心里浮起过一丝羞愧，但她终于还是走了。她站在薄雾里，眯起双眼，久久地回头望着，想象着她少女时的梦……

那时候，他由于写了篇切中时弊的长篇小说正蜚声文坛！两人一见面，她还未顾得上喝一口开水，他就急急地问：“看了吗？怎么样呢？”

“过分激烈！过分直露！干嘛对什么都不满，甚至把自己的过失都算在别人头上呢？”

“天那！这简直不象一个下放知青说的话，而且是受了十年的罪……怎么会没有共鸣？”

“我认为文学作品还是应该多一点诗情画意，多一点善良的东西，多一点人民的感情！”

“但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呢？”

“这并不是矛盾，如果没有这十年，你能有今天这篇作品吗？那干嘛要用最坏的言语去诅咒那片土地，这是不公正的……而且，我也不欣赏你那种浅薄的时代感……你越来越世故……”

“月儿……你还是太单纯了点儿！月儿，咱们结婚

吧！”

“这……我刚考上大学……”她慌了！

“你为什么要考呢？你好像总是一个强者……女人太强了意味着什么？该结婚，月儿……”他再一次重复他的要求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们可以不要孩子……”他的眼睛离她的眼睛那么近，那火热的眼光期待着她的回答。她看清了他的脸，历尽风霜的脸，三十三岁，不年轻了，该是一个中年的汉子了。他们在少年时就默契了这一天，想不到却等待了十多年。一股温情涌上了月儿的心里，她踮起脚，搂着他的头，亲切地说：“好吧……”

结婚那天晚上，夜色十分美……待所有的宾客散尽，她要他出去走走。两人手拉着手，不断往嘴里扔着五颜六色的“咖啡豆”，默默地走着，象走在乡间的田埂上。“那个时候，你在贵州，我在安徽……”月儿说。“我想你睡不着了，就点燃煤油灯写小说，那山里的风真冷……”他说。

“五月割麦子……人与自然那种拼搏真是激动人心！”月儿感慨。“生活单调啊，除了累还是累……总觉得生活少了点儿什么，我就拼命地写啊、写啊。是你，月儿，是你给了我灵感……”“那是你的追求和奋斗！如果只强调灵感，那么你失去了我呢？”他笑了，“那我就写一篇《失去的黄金》！”

月儿把脸从枕头里抬了起来，仰着身子朝着天花板，暗绿的灯光幽幽地泻在她的头上、脸上、裸露在外的手臂上，她似乎感到了一阵飘过来的凉意……那十分委屈的脸藏在灯光投射的暗影之中，一对眼睛在黑夜里睁得老大……绿波滑